



陳銘城 攝影

二二八改變父親的一生

— 吳泰宏訪談紀錄（吳敦仁的兒子）

爸爸的事都是聽親友轉述

我們家世居桃園縣蘆竹鄉南崁羊稠坑吳家庄，我一九六二年出生，今年五十三歲。我的父親吳敦仁、母親吳林月嬌。我在家中排行老三，上有大姊玲娟、二姊玲芬，下有妹妹玲瑩，姊妹均已出嫁。

老實說，從小在吳家庄從來沒有聽過有關爸爸年輕時的事情。大約到了一九九二年，有一次去高雄參加教會的儲蓄互助社會議，在六合夜市吃飯時，聽我堂哥吳延璇說起：「他小時候在吳家庄，因為我父親二二八的事，警總會在凌晨以查哨名義來吳家庄抓我的父親，在寒冷的冬天，把吳家庄的親人全部叫到外面，當時吳家的大房吳明約¹，不但被斥罵沒有交代父親的行蹤，甚至還曾經被用槍托毆打身體。」表哥王信夫說起：「桃園二二八事件起義第一槍，是我父親開的！」

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父親和二二八有關的傳聞，我回來以後問過父親，爸爸說：「這是誤會。」他說他確實有一支短槍，那是因為有人欠他錢，以那支槍抵債。父親曾經在朋友面前對空鳴槍，竟然打下一隻斑鳩，所以別人就誤傳說：桃園二二八事件起義的第一槍是他開的。

1 吳明約（1901-1977），吳敦仁的大堂哥，同住蘆竹鄉羊稠坑吳家庄。日治時期，曾任保正、壯丁團副團長，戰後任第四、第五屆鄉民代表、蘆竹鄉調解委員，是南崁基督長老教會資深長老。



吳明約因堂弟吳敦仁的躲藏、逃亡，被情治軍警
夜晚叫去曬穀場上責罵、痛打。（吳燕輝 提供）

家人思念父親 悲痛萬分

我父親去世以後，臺北的二叔吳敦義告訴我說：當時有一個海軍上校在吳家庄租了一個房子，等待逮捕我父親到案。聽說當時我父親是躲在附近的山區，父親的堂姪女吳錦桃還是小學生，她把飯盒放在山上某個固定地方，父親會去拿來食用。這位上校會故意拿信給唸臺北師範學校的二叔帶去臺北，目的是為了監控得知父親的行蹤。二叔也曾提及：他的哥哥在被抓之後，囚禁在保安司令部東本願寺²，經父親要求，二叔還幫忙寫一些父親寫不完的思想改造的報告。

我聽說過，爸爸逃亡的時候，曾經在基隆葉姓親友家躲藏，當天晚上，爸爸聽到葉姓親友的太太對先生說：「我們讓他住在我們家，可能我們全家都會被抓去關！」爸爸當晚就離開了。他不願意自己的麻煩造成別人困擾與傷害，這就是我的父親。

2 東本願寺，參見本書附錄「白色恐怖相關名詞說明」。

我的二姑媽曾經說：「我的母親在他兒子逃亡日子中，逢年過節是唯一能吃到雞鴨魚肉的時候，母親想到兒子在外逃亡、是死是活，音信全無，她悲傷到不吃任何雞鴨魚肉，用這樣的方式來思念他的兒子！」

我也聽說，年老多病的阿公被警總帶到苗栗山區，要他沿著父親可能的躲藏地點叫著：「阿敦啊！出來喔！阿敦啊！出來喔！」

因二二八背景工作不順遂

小時候我的印象，父親經常在外面工作，假日偶爾會回來，父親很沉默，也有點嚴肅。警察經常會到我們家來，我們不知道為什麼。因為爸爸不在家，警察對媽媽的口氣很兇，母親也不知道我父親的過去。印象中，父親也曾經和前來的管區警察大聲爭執，他給我的感覺是：不畏懼。到一九七二、七三年左右，我大約小學五、六年級，爸爸回到南崁工作後，警察才不再經常來我們家。

我聽母親說：他們一九五六年結婚以後，父親都在臺北工作，他做過會計、在工廠管帳、鋪設柏油路監工，也曾與人合夥在三重埔做手電筒生意，主要合夥人竟然捲款跑到日本去，讓父親措了一屁股債。他也曾經到三峽批發竹筍到市場賣，可是從三峽到桃園的市場，隔了一天，竹筍老了賣不出去。隔壁的伯父建議他去養當時日本流行的十姊妹（斑文鳥），父親為此還跟親人借錢投資，當時臺灣一窩蜂飼養，小鳥繁殖後，市

場需求也沒有了，虧損了錢。父親工作總是不順利，斷斷續續地待業在家。

與老闆理念相悖提前退休

父親曾說應徵工作、或工作過程，因為對方得知他有二二八的背景，不錄用、或很快就將他辭退。回到南崁後，爸爸始終工作不順利，母親為了家計，經堂姪女吳錦智女士介紹到桃園的蘇婦產科，擔任煮飯與清潔幫傭工作。那幾年，無業的父親在家務農，生活清苦，當時的心情非常沮喪。

我的妹妹玲瑩曾說：有一段時間中午放學時，同學到家裡來玩，她發現失業在家的父親會從坐在廳堂的位置離開，躲在屋簷外的廊道。一直到年長，妹妹說她才能體會爸爸當年為什麼要躲起來的心情。還有一次，父親對她說：「妳今天下班後，幫我買一包菸回來好嗎？」當年才國一的妹妹暑假打工，爸爸知道當天她領薪水，所以羞赧啟口向孩子要求。妹妹說起這件往事，我們四個孩子都覺得好心疼，不捨爸爸當年工作沒著落，想藉菸消愁，卻不得不向孩子開口的困窘處境。

因為四個孩子要念書，母親幫傭的薪水有限，迫於無奈，父親經人介紹到日本人的美亞錶工廠擔任警衛工作。日本老闆很賞識他日文能力與工作表現，父親就由警衛升任管理員、管理課長。吳家親人也因此到這個工廠工作，後來錶工廠由臺灣人接手，父親離開了美亞錶工廠。經由教會王明仁牧師介紹，父親轉職到永純化工（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七年左右），剛開

始教日文，當時工廠技術是從日本轉過來。後來父親被邀請正式任職，從擔任檢驗員開始，升到主任，至副理一職，父親六十二歲退休。因公司開始適用勞基法，父親負責人事管理，老闆要他重新計算所有員工年資，以節省公司人事成本，父親覺得這樣做法與他的信仰相悖，提出退休請求，本來可以工作到六十五歲。

母親敬重父親 從不抱怨

母親出生於一九三九年，是瑞芳鎮侯硐人，她的母親林市是童養媳，後來招贅她的父親黃福全。我的母親八歲時就喪母，她的父親另有婚姻，於是母親跟著沒有血緣的祖父母在侯硐火車站旁擺麵攤維生，十五歲到臺北工作，十八歲經人介紹認識父親，十九歲嫁給大她十六歲的父親。

母親雖然只受過四年小學教育，但她是一位心思單純、善良的女性，她說，她是看在父親老實、有讀書，才嫁給他，她並不在意父親左手小兒麻痺不方便，甚至父親待業在家的那段時間，她任勞任怨，外出兼顧兩份工作。印象中，母親從來沒有因為生活困難而對父親說出抱怨的言語，反而非常體諒父親左手不便，敬重父親。

我們兄弟姊妹小時候，和父親相處的時間少，加上他嚴肅不苟言笑，我們都很怕他。但是我發現家族鄉里的人對他很敬重，像我二堂哥吳延齡，他的孩子命名都由父親取的，大堂哥吳延壽的孫字輩也請父親命名。曾任蘆竹鄉長曾文敬遇見父



左圖為吳敦仁3歲時因小兒麻痺，被父親帶去淡水醫院檢查，得知無法痊癒後，父親帶他去相館拍下這張留念照片。右圖為吳敦仁、吳林月嬌結婚照。（吳泰宏 提供）

親時，和父親互動客氣又恭敬，我很訝異他們和父親不熟，但是對父親敬重有加。

小時候，我們家境困窘，但是到了父親晚年，四個孩子成家立業以後，家中環境好轉許多。我發現父親沉默與嚴肅之外，他的心地卻非常善良寬厚，例如鄰里街坊有困難與需要時，他總是默不出聲給予經濟上的幫忙與協助，父親的身教，讓我們學會了彼此互相幫助與扶持。

晚年偶爾提起他的過往

父親很少提及他以前的事，在他退休我成家以後，父親

偶爾會提一些過往的事情。我和父親前往羊稠坑吳家墓園，通往林口戰備步道旁，父親會主動說：「當年走路（逃亡）時，白天躲藏，深夜從這條路走到臺北…」他只輕描淡寫、一語帶過，沒有跟我們詳談過他的心路歷程。有一次，我們全家去新竹城隍廟附近遊玩，父親說：「當老師時，我曾經在新竹師範上過半年的課程。」

母親也不清楚父親的過去，父母親的婚姻是經人介紹，我太太曾經問過母親：「您知不知道爸爸的過去？」，母親回答：「我不知道，你爸爸沒有跟我提起過去，也沒有其他人告訴過我。我是看你爸爸老實、認識字、有讀書、家裡又是信基督教，所以嫁給他。」曾經有人對母親說：「你先生是思想犯，這是很嚴重，妳怎麼敢嫁給他？」母親聽了很害怕，為此曾經問過她最親近的姑丈：「什麼是思想犯？」姑丈似安慰又同情，對母親說：「就是思想犯啦！不要緊的，事情已經過去了，不用再提了！」一語帶過。母親也問過父親，父親就以：「就是我過去做不對的事情！」簡單回答母親。純真善良的母親就這樣相信自己的先生，不再過問。我可以感覺出來，不但父親不願意提當年的事情，就連家族其他人也是不願意碰觸這個禁忌的話題，感覺上大家都有畏懼的心情。

因信仰化怨恨為感恩的王明仁牧師來了南崁教會，跟他的母親都非常熱心傳福音，牧師就邀請父親到教會去服事，從此父親熱心於教會事工，他擔任長執任內，建立教會財務管理體系。一九七八年，父親被牧師指定擔任南崁教會建堂委員會的



吳敦仁（前排右1）
與母親、姊妹、弟
弟們在南崁羊稠坑
吳家的合照。（吳
泰宏 提供）

主任委員，不是因為父親富裕，是因為父親公正，值得信任，甘心樂意奉獻，父親甚至標會借錢奉獻，完成南崁教會歷史上第三次建堂事工。父親在南崁教會先後擔任一任執事、七任長老，直到七十歲服事退休，被教會推選為南崁教會名譽長老。

同情弱者 樂於慷慨解囊

我知道父親早年算是幸福的，他曾經說過：他和南崁初農的日本老師一起去屏東農業學校遊玩。當時，吳家的環境不錯，父親算是受過教育的，因為二二八改變了他的人生。父親晚年，我認為信仰對父親的人生是有幫助的，就連我太太，雖然她是外省人且在眷村長大，但是父親不但沒有反對我們交往，我們婚後，他對媳婦非常疼愛。

特別是孫子陸續出生以後，父親變得更有笑容，他會教

孫子們唱日本歌、說故事，享受含飴弄孫的家庭生活。父親特別喜歡美食，我們常常一家五口，假日的時候外出享用美食。曾經開車到九份、南寮漁港、鹿港、溪頭等地，只是吃吃美食就回來，可以感覺出來，爸爸非常開心！這讓我覺得父親的人生，由幸福的早年到受政權更迭作弄的中壯年，到了晚年重拾幸福平安的生活。父親豁達開朗且有愛心，他同情弱者，從不會看重金錢，只要親人朋友有需要，他樂於慷慨解囊。

獲頒蘆竹鄉模範父親 全家留影

父親在一九九七年榮獲蘆竹鄉模範父親，頒獎當天他不願意去領獎，是我去幫他領回紀念匾額與獎牌，我太太還刻意安排到照相館拍一張全家照。我們事先帶了模範父親的榮譽背帶去，父親硬是不肯戴上，在照相館的小姐協助下，幫爸爸戴上，我們才得以留下這張珍貴的全家福照片。

我認為父親的人生，由甘到苦轉為甜，這一切都是信仰幫助了父親，放下曾經在心中盤繞的種種不堪、苦難、怨恨，轉化為感恩。父親曾經跟我說：你不要以為警總那些刑求的人都是壞人，當中也有好人。他們告訴被刑求嚴重的人說：「你們回去後，要喝自己的尿才不會死。」父親還告訴我：可能因為他左手小兒麻痺，他在警總囚禁，沒有受到刑求。父親說當他看到有人被刑求致死，他才發現原來讓他一生不方便的左手小兒麻痺印記，或許是上帝的化妝祝福，讓他沒有受到刑求、致死。



吳敦仁（前排左3）曾在南崁教會先後擔任一任執事、七任長老，直到70歲服事退休，被教會推選為南崁教會名譽長老。（吳泰宏提供）



1997年吳敦仁獲蘆竹鄉模範父親，吳泰宏夫婦（後排站立者右3、右4）與姐姐、妹妹們特地安排在照相館合拍全家照紀念。（吳泰宏提供）



吳敦仁夫婦與孫輩們合影。(吳泰宏 提供)

王玉珊律師挺身幫忙平反

我們從父親口中知道他與二二八事件的歷史並不多，父親過世的前兩年，我太太曾經試著問過父親兩、三次說：「爸爸聽說我們可以辦理二二八事件受害補償，即使不是為了補償金，也希望調查後能回復父親的清白與名譽。」父親都是簡單的說：「不要啦！」從父親乾脆的拒絕，我們也不敢再多問、多說什麼。

父親去世後，二姑媽吳淑霞來電說：聽說某某人都有去辦理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補償，你們也可以幫你爸爸申請受害補償。父親生前都一再拒絕辦理，但是聽說他卻在李永壽申請二二八事件受害補償，幫他作證。

後來，我太太找到親戚王玉珊律師，幫我們申請二二八事

件受害補償。當我們第一次收到法院的判決書，判決書上說父親所受的一切，都是咎由自取。這個訊息讓我們相當的震驚與氣憤！我們終於知道父親生前說什麼都不願意辦理申請，若他得知這樣的判決結果，豈不再次受傷害？

申請受害補償 再度受傷害

王律師告訴我們不要太在意這個判決，我們還可以再次提出，經過一年多的時間，最後政府是以冤獄賠償的方式，還我父親公道。

當時沒有法官審理的案件，也沒有判決書，就直接把父親囚禁起來（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自首，直到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，交予警察管考）。在我的心中，政府還給父親的公道只是那麼些微，政府只認錯父親被囚禁的那兩年四個月（申請賠償，法院認定期間）。但是，父親在被囚禁前，被逼迫逃亡五、六年之久；被囚禁回來，一、兩年的時間，他必須每天睡在政府監控的宿舍裡，無法工作，甚至白天還要去幫忙找有沒有同黨的人。即使我父親回到家裡，他也是在警總人員有形、無形的監控中，一直到一九七幾年之後，警察才不再來家中盤查，這一切都是父親所受的迫害！

父親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

父親惹上麻煩，糾纏他一輩子，他自己看得最清楚。基本上，父親關心社會公平正義，他年輕時曾經有這樣的熱情，但

是在那個時代都被封殺、殲滅了。

其實，父親是非常的沮喪，他的心情很難被理解，也很難找到人可以深談他的心路歷程與無奈。經歷了這一切人生苦難，父親看得很開，不會侷限在省籍情結中，因為父親什麼狀況都遇過了。

最後，我要感謝陳銘城的分享，他在父親生前訪問的文章，讓我們做子女的更能理解、體貼父親當年受苦的那份心境。

清鄉逃亡的黑暗日子

一 吳敦仁訪談紀錄

二十四歲的桃園鄉村教師吳敦仁，在二二八事件中，跟隨桃園縣蘆竹鄉長林元枝率領的青年群眾，到大園埔心軍用機場「接收」武器，此後即在「農民運動」的老前輩簡吉³的影響下，加入中共在臺的地下組織。

在清鄉、白色恐怖的一九五〇年代，簡吉、蔡孝乾⁴等共產黨領導幹部紛紛被捕，全臺各地的地下組織也分別被破獲，但是桃竹苗及新北市海山地區卻因負責幹部堅不吐實，而得以

3 簡吉，參見本書〈運轉手的人生：陳景通訪談紀錄〉，註解19。

4 蔡孝乾，參見本書〈運轉手的人生：陳景通訪談紀錄〉，註解4。

繼續在山區展開共黨重整擴大運動。逃亡五、六年的吳敦仁，曾在蘆竹鄉山洞裡油印過地下刊物《黎明報》，曾逃到通霄、苑裡火炎山一帶，當過香茅園工人和燒炭工人，直到共黨重整幹部陳福星⁵、黃培奕⁶再度被捕自新成為調查局幹部後，他才在三十歲那年，和林元枝等人出來自首。這段珍貴的口述歷史，正是可解開清鄉年代的歷史謎團。

二二八衝突後追隨林元枝

我是吳敦仁，家住桃園縣蘆竹鄉羊稠坑農村，一九二三年出生。二二八事件時，我才廿四歲，剛離開小學教職，我認為二二八事件的發生，是臺灣人對祖國期待過高，而轉為失望的反抗事件。

5 陳福星，臺南市人。1946年由李媽兜介紹，認識蔡孝乾。1946年11月，與李媽兜等人成立臺南市工委會。後任臺南新豐農業學校校長。後奉命至南崁林元枝處及北部鐵路沿線擔任教育工作。1948年奉命領導曾永賢、劉興炎、林希鵬、黎明華、蕭道應、黃培奕等人。1950年，蔡孝乾被捕，陳福星重新整頓中共臺灣省工委會，化名「老洪」，退入苗栗三義深山。1954年被捕，同年與省工委主要領導幹部召開記者會，表示脫離組織，並呼籲仍在逃的同志自首。參見許雪姬總策畫，《臺灣歷史辭典》（臺北市：文建會，2004），頁854。

6 黃培奕，臺北鶯歌人。曾為臺灣省工委會幹部，陳福星被捕後，在陳福星說服下自首。參見《轉型正義與記憶政治（思想5）》電子書：<http://books.google.com.tw/books?id=E9-0AwAAQBAJ&pg=PA181&lpg=PA181&dq=%E9%BB%83%E5%9F%B9%E5%A5%95+%E8%87%AA%E9%A6%96&source=bl&ots=CBbw8QszVj&sig=y7qLf9TsvdNOKEtjUyUNfG8XaS0&hl=zh-TW&sa=X&ei=JNbnqU7GZBNi58gW32oHIBw&ved=0CB0Q6AEwAA#v=onepage&q=%E9%BB%83%E5%9F%B9%E5%A5%95%20%E8%87%AA%E9%A6%96&f=false>（2014年11月3日瀏覽）。

當時的蘆竹鄉長林元枝⁷，是我姐夫王傳培的三哥，也是桃園地區二二八的領導者，因此我也參與其中。林元枝是蘆竹鄉南坎村的富家子弟，日治時代經營米糧期貨，二次大戰結束後，他當選蘆竹鄉長，曾出面組織地方公安隊，並且擔任隊長，以維持地方治安，當時地方上的黑白兩道都聽從他。

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，在獲知臺北市的二二八衝突後，桃園、南坎地區有不少青年學生和海外當軍伕回來的青年，去找鄉長林元枝，要求他帶領大家去接收埔心軍用機場（原「圈仔內」）。起初，林元枝並不想出面，但是後來他還是帶領二十多位青年去接收大園鄉的埔心軍用機場。當時我留在機場外面守候，並未跟隨進入機場內，聽說機場駐軍早已聞風跑光光，只把軍械倉庫鎖著，林元枝等一行人只拿到一支三八式步槍，外傳林元枝當時擁有大量武器，不知是否從其他地方「接收」而來。

桃園鎮方面，參與二二八反抗的青年，聽說曾在軍警的追擊下，逃到大溪鎮崎頂的隱仔城廟，遭到刑警的包圍，一位劉姓青年遭警擊斃，其餘則逃散了。二二八之後，林元枝鄉長開始逃亡，四處躲藏，成為二二八清鄉時期的通緝要犯。

當時新竹州的縣長劉啟光，就是日治時代的老臺共侯朝宗，他在縣長任內，曾介紹農民組合的老同志簡吉到新竹州桃

7 林元枝（1910-1982），參見本書受難者簡介、〈苦難折磨教會我的事：林秀峰訪談紀錄〉、〈政治犯之子脫困人生：林森岷訪談紀錄〉。

園水利協會任職理事。因此，簡吉在二二八事件後，經由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者蔡孝乾（蔡與簡係日治時代舊農組臺共老同志）之關係，恢復參加組織活動。一九四七年年底至一九四八年年左右，簡吉擔任新竹地區工作委員會書記，接受「臺灣省工委會」武工部部長張志忠⁸ 指揮，在桃園從事農民運動，並且祕密吸收不少人加入地下組織。此外，簡吉負責桃園虎頭山腳的日本神社，改為忠烈祠以供奉抗日名單。據說，他將日治時代從事農民組合的老臺共同志趙港⁹，列入桃園忠烈祠內供奉。

受到簡吉影響加入地下黨

簡吉首先透過舊農組成員，任職桃園大圳水利委員會的詹木枝¹⁰ 關係，認識林元枝鄉長，再透過林元枝的人脈，吸收當時參與二二八反抗的知識青年。我就在一九四八年，簡吉透過林元枝的介紹，吸收我參加地下黨。同一時間被簡吉吸收的桃園地區知識分子，還包括：蘆竹鄉南崁國校教員黃玉枝¹¹、教

8 張志忠，參見本書〈回家的路等三十三個年頭：徐文贊訪談紀錄〉，註解14。

9 趙港（1901-1940），臺中大肚人。日治時代，組織「大甲農民組合」，後與簡吉成立全島性「臺灣農民組合」。1926年12月加入臺灣共產黨。1931年被捕，在獄中病逝。參見許雪姬總策畫，《臺灣歷史辭典》（臺北市：文建會，2004），頁1184。

10 詹木枝，參見本書〈寡母攜十子 走過荊棘路：鄭勳哲訪談紀錄〉，註解3。

11 黃玉枝（1927-1953），參見本書受難者簡介、〈為冤死的大哥哭泣：黃玉麟訪談紀錄〉。

員蔡文松、蘆竹鄉公所職員呂喬木¹²、張金枝、林葉洲¹³以及被判刑二年的林器聰¹⁴。至於林元枝鄉長本人，據說，他被地下組織認為個性較衝動，不適合當地下黨員，因此被保留為外圍關係，稱為「友仔」。

我之所以會加入共黨地下組織，可說是在思想上受到簡吉的影響相當大。二二八事件後，簡吉在南崁地區活動時，曾來過我家，他為人很好，做事很硬氣，不菸不酒，生活簡單，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，我和他很談得來。因此，簡吉叫我寫自傳給他，我即加入組織，先後接受新竹州幹部張志忠、陳福星和周慎源¹⁵等人的領導。

南崁是簡吉發展農民運動的重要據點，他在南崁吸收不少舊農組時代的農民。當時在南崁羊稠坑山上，由地下黨員童開日¹⁶提供一間在二次大戰時，躲避空襲疏開的房子，不但二二八逃亡的林元枝鄉長常跑去那裡躲避，簡吉也利用那裡找農民去開會，舉辦過二、三次說明「三七五減租」和「耕者有

12 呂喬木，參見本書〈苦難折磨教會我的事：林秀峰訪談紀錄〉，註解6。

13 林葉洲（1920-1953），苗栗人。涉1953年「王石頭等案」，1953年9月8日被槍決。參見〈找尋亡父林葉洲的足跡〉，《看到陽光的時候》（新北市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，2014年），頁321-335。

14 林器聰，1923年生，新竹人。涉1949年「林秋蘭等案」，被判刑2年。

15 周慎源，參見本書〈回家的路等三十三個年頭：徐文贊訪談紀錄〉，註解11。

16 童開日，依據林清波等人判決書：「…林清波係農林公司水產分公司管理員，常與匪諜林元枝、童開日、詹木枝等來往。卅七年九月間，林元枝等匿居林清波家隔鄰時，常向林宣傳大陸共匪政治如何優良等反動言論…」。



吳敦仁年輕時照片。（吳泰宏 提供）

其田」的農地改革政策會議。多位曾參加會議的無辜農民，後來竟因自首的童開日（家開中藥店，外號「矮仔金」），供出外號「蛙仔」和卓金生¹⁷等人，曾參加簡吉主持的祕密農運會議，因而逮捕了卓金生、「蛙仔」、游則智¹⁸、李傳根等農民。當時承認者如卓金生、「蛙仔」等人都被判死刑槍斃了，而不承認者如游則智則被判刑十二年，其實他們都只是被找去聽農地改革，但是對政治完全不懂的無辜農民。

簡吉在臺北城被捕遭槍決

另一方面，簡吉則叫逃亡的林元枝到「十三份」山區開拓人脈關係，而遭到簡欣哲（曾任桃園縣議會議長）向保密局

17 卓金生（1918-1952），桃園人。涉1952年「省工委海山地區圳子頭支部呂華璋等案」，1952年12月9日被槍決。

18 游則智，1915年生，桃園人。涉1952年「省工委海山地區圳子頭支部呂華璋等案」，被判12年。

密報，因而暴露身分。一九四九、一九五〇年左右，共產黨在三民與三峽之間的五寮¹⁹及十三份山區，建立祕密基地，十三份位為現在復興鄉三民村和大溪鎮烏塗窟附近的「水流東」坑底，是一個少有人跡的山區。

一九五〇年四月，簡吉欲進入臺北連絡張志忠而被捕。當時臺北地區的組織已因基隆中學《光明報》案²⁰而被破獲，在風聲鶴唳之中，我們曾勸簡吉不要進入臺北城，但是他堅持「不去怎知上級如何指示？」結果簡吉還是被捕，後來遭槍決。

我則因為林元枝到十三份暴露行蹤，保密局幹員已逮捕我的朋友林器聰和蔡文松的哥哥蔡文讓，而不得不展開五、六年的逃亡日子，因為這兩位被捕者，都是我曾拿雜誌給他們看，並吸收為地下組織的成員。

二十五歲展開近六年逃亡歲月

一九四八年，廿五歲那年，我開始離家「跑路」，最早先

19 五寮，位於新北市三峽區。

20 基隆中學《光明報》案：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於1947年9月成立「基隆中學支部」，1949年5月擴大成立「基隆市工作委員會」，發行《光明報》地下刊物。不久被破獲，1949年8月保密局大舉逮捕組織成員，至1950年2月，該案共逮捕四十幾人。參見中研院近史所，〈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相關口述〉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（一）》（臺北市：中研院近史所，1999），頁231-291。

到我家屋後，南崁羊稠坑山上附近的桂竹林下，搭草寮、掛小蚊帳住下來，家人也會偷偷送飯來。也曾到友人張四平家所有位於南崁營盤坑山上的山洞裡躲，並與當時因臺大學潮「四六事件」²¹而逃亡的臺大學運青年王子英²²，在山洞裡油印地下黨宣傳刊物《黎明報》，再送臺北分發，先後共十二期。其中，多數文章均出自王子英的手筆。

簡吉被捕不久，桃園縣刑警總隊開始循線展開逮捕行動，首先要抓的人，就是和我同時被簡吉吸收的呂喬木、黃玉枝二人。黃玉枝老師在沒有料想到的情況下，在任教的學校被捕，後來不幸遭槍決。曾在蘆竹鄉公所任職的呂喬木則因不敢住家裡而逃過一劫。接著桃園刑警總隊也追查到南崁羊稠坑的後山上包圍，於是我決定逃到竹圍去避風頭。在此之前，負責《黎明報》的王子英，被上級領導陳福星接到臺北縣海山區發展組織。一九五〇年夏天，我透過竹圍地區的同志蔡文松關係，先躲到竹圍溪邊林投樹下，後來天氣轉涼後，才被帶到海邊西瓜寮住。

這段期間裡，傳出我的上級領導之一的周慎源遭到刑警總隊圍捕，因持槍拒捕而當場被開槍打死。周慎源是學運出身的共產黨員，他曾是臺北師範學院（現今之「師範大學」）的學生自治會長，在一九四九年臺大及師範學院爆發學生與警察衝

21 四六事件，參見本書附錄「白色恐怖相關名詞說明」。

22 王子英，臺北人。臺大學生，被捕後，辦理自新。參見李敖編，《國安局：歷年辦理匪案彙編（二）》（臺北市：李敖出版社，1991）頁231-236。

突的「四六事件」中，數百位學生遭到逮捕時，被捕的周慎源從三輪車上跳脫逃走，後來輾轉在桃園地區活動。一九五一年十一月，臺灣省情報委員會主持的桃園肅殘聯合小組，根據線索，在周慎源經常出沒的桃園中路茄苳溪橋附近部署守候，看到農民打扮的周慎源在中路「店仔」買高級的「雙喜」香菸，引起多位守候刑警的注意與懷疑，立即上前盤查。據說周慎源也當場拿出手槍拒捕，卻因子彈卡住，他丟棄槍枝，又拿出手榴彈，欲咬開保險栓反抗時，卻遭到刑警們當場開槍擊中頭部身亡。

居無定所到處打零工躲藏

離開竹圍後，我被上級領導之一的黃培奕接到臺北縣三峽鎮的圳子頭基地（三峽鎮大埔再進去的牛角山地區），投靠煤礦工人龔阿斗²³、陳清要²⁴等人，透過他們的關係掩護了十多天。不久我就接到通知，和在圳子頭支部認識的三峽人彭坤德²⁵一起到中部苑裡、通霄一帶躲避。我們依指示搭火車在苑裡下一站的日南小站下車，再往北直走，果然有人在等候我們，一看原來是我在南崁逃亡失散的老同志呂喬木。他早已到

23 龔阿斗，臺北人。被捕後，辦理自新。參見李敖編，《國安局：歷年辦理匪案彙編（二）》（臺北市：李敖出版社，1991）頁392-406。

24 陳清要，臺北人。被捕後，辦理自新。參見李敖編，《國安局：歷年辦理匪案彙編（二）》（臺北市：李敖出版社，1991）頁392-406。

25 彭坤德，參見本書〈苦難折磨教會我的事：林秀峰訪談紀錄〉，註解8。

中部地區和領導幹部蕭道應²⁶、簡國賢²⁷等人會合。

蕭道應醫師在抗戰時期，曾赴中國大陸，他擔任過臺大醫學院講師及地下黨支部書記，也是陳福星重整共黨組織的省委，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四日在大安溪附近山洞內，被調查局利用自新分子誘捕後自新，接著領導人陳福星也被捕、自新。

簡國賢是桃園人，名劇作家，是一位非常有修養的社會主義信徒。他在逃亡中，仍經常看書，並且耐心地為不識字的農民講解社會制度的不合理。聽說他曾在同學的介紹下，逃到大安溪附近為人養鴨，曾遭居民誤解砍傷其手臂，最後仍被逮捕，簡國賢被捕後，仍不肯供出口供和認錯，只肯述說自己的共產主義理念，因而遭槍決。

我們先到苑裡平地的農家打工，再由苑裡一位石姓友人介紹到通霄山上的香茅園，當臨時工人，或者為人燒炭打零工。從事體力勞動，不拿工錢，雇主供應三餐。有時住在山上的炭寮，如果工寮接近山下，我們就另行在外面找住處，以免行蹤暴露。

26 蕭道應（1916-2002），屏東佳冬人。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，與許強、李鎮源等人同班。專業法醫學。他是臺大醫學院成立以來，法醫學科第一位臺灣籍的主任，1950年傅斯年校長任內辭職。離開臺大教職後，1952年被捕，辦理自新。參見維基百科：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95%AD%E9%81%93%E6%87%89>（2014年8月13日瀏覽）。

27 簡國賢，參見本書〈不畏艱困 逆游而上：劉志清訪談紀錄〉，註解4。

在通霄為人燒炭時，「跑路」多年的蘆竹鄉長林元枝曾來找過我們，原來是他的目標太大，四處都在緝捕他，他本人沒耐性沈潛下來，陳福星等人只好叫他來找我們。不過，他還是到中南部去躲了一陣子後，又逃回桃園附近躲藏。

不久，石姓友人帶我們過大安溪，到火炎山去過一次。聽一位苑裡姓莊的農民說，最近有一位逃亡者住在甘蔗園寮仔（其實是調查局部署的線民），我們覺得有些不對勁，不敢多逗留，乃轉回到通霄去為人燒炭打工。果然，不久火炎山那裡就被抄。

領導幹部紛紛自新協助追緝

在通霄逃亡時，我曾寫信託呂喬木代轉給上級領導陳福星、黃培奕等人，信中我向他們報告，未來將如何發展組織，並且計畫從中部山區北上，由臺北縣坪林往宜蘭方向發展。我哪裡會知道，信才寄出後，陳福星、黃培奕等上級領導已經被調查局逮捕、自新，並且他們都在協助調查局追緝我們。這時，林元枝鄉長再度跑回通霄找我們，我和彭坤德、呂喬木和林元枝四人決定北上，回到桃園縣蘆竹鄉外社山上，躲了五、六個月。期間我們打聽出陳福星、黃培奕、蕭道應、王子英等上級領導幹部，都已分別向調查局自首，成為自新分子（後來更被吸收成為調查局幹員），我猜想寄出的信一定被查扣，他們一定都知道我們將躲到那裡去，顯然已經沒路可逃了。

躲在外社時，林元枝曾經偷偷回去他家洗澡，並且和我的



吳敦仁與林元枝等人自首的官方檔案複本。

姐夫，也就是林元枝的四弟見過面。姐夫苦勸患有肺病的林元枝要保住性命，最好出來自首。但是這件事，林元枝回到外社時，並不敢讓我們知道他見過家人。他仍然和我們一起討論，應如何逃亡和發展的計畫。

無路可逃接受自首被關兩年多

過了二天，林元枝才說出他想出來自首，當時我堅決要拚下去，不願自首認錯。經過四、五日的爭執，我想到連有意自首的林元枝已經知道了整個逃亡路線和計畫，無論我如何堅持到底，實在無路可逃，只好接受自首和結束逃亡的事實。

一九五四年，我和林元枝、彭坤德、呂喬木四人，終於出來向臺灣省刑警總隊劉戈青隊長自首。我們被送往保安處關了一年，交代組織關係及逃亡期間所接觸的人脈。由於大多數的人都已被抓或自首，只剩下交代在中部藏匿時的農民關係。後來我們被要求，去叫那些曾經在我們逃亡時，提供我們棲身的

農民們，出來辦理自新登記。不過，由於他們大多不知道我們的共產黨身分，並沒有被拖累坐牢，只有一位苗栗縣議員，因曾提供住處讓林元枝住，而被判刑十二年。

林元枝本人雖自首成為自新分子，但是後來他被認為自首交代不坦誠，又被送到綠島關了十多年。出獄回家多年後，在一九八二年因病過世。

對政治失望從此避提當年事

從保安處出來時，我已三十一歲。從廿四歲那年參加二二八事件反抗，廿五歲即因清鄉逃亡五、六年，直到三十歲才辦自首被關兩年多，三十一歲回到家後，我徹底對政治感到失望，從此斷絕對外所有的關係，絕口不再提當年的種種。三十四歲那年，我才結婚生子。不過，我再三交代我的子女，不准他們入黨或參與政治，同時對過去從書本上閱讀所認識的共產主義理想與共產黨組織，也徹底感到失望與幻滅！

後記：原稿曾刊登於1994年《台灣文藝》新生版第六期，篇名〈我在二二八清鄉逃亡的日子〉。2014年8月經加註、修改後徵得吳敦仁家屬同意後公開。

採訪時間	採訪地點	主採訪者	說明
2014年7月12日	桃園縣蘆竹鄉 中山路吳家	陳銘城	本計畫 陪同者：吳泰宏妻王秋月
1994年3月	南崁羊稠坑 吳家老家	陳銘城	採訪吳敦仁

錄音轉文字稿：陳淑玲

文字整理：王秋月、陳銘城

修稿：陳銘城、曹欽榮